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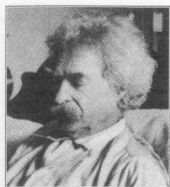
世界文豪书系

马克·吐温十九卷集

MAKE TUWEN SHIJIUJUANJI

15

河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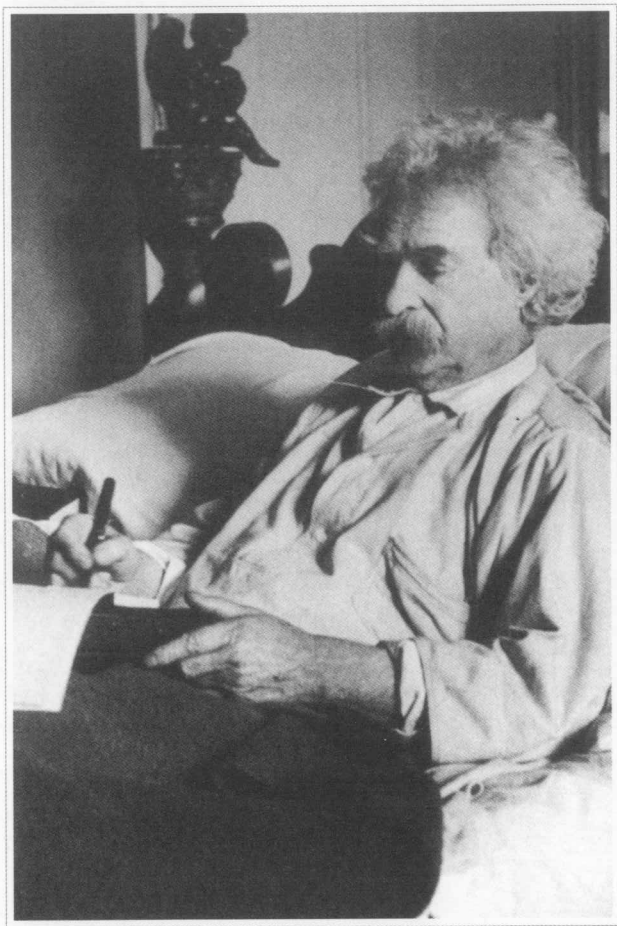
马克·吐温十九卷集

第十五卷

马克·吐温自传

1959

河北教育出版社



Mark Twain

Mark Twain

马克·吐温十九卷集·第十五卷 目录

MAKE TUWEN SHIJIU JUANJI DISHIWUJUAN MULU



马克·吐温自传

译者序言		许汝社 (3)
原序		(15)
第一章		(17)
第二章		(21)
第三章		(26)
第四章		(32)
第五章		(37)
第六章		(46)
第七章		(50)
第八章		(58)
第九章		(66)
第十章		(73)
第十一章		(82)
第十二章		(93)





目 录

第十三章	(99)
第十四章	(104)
第十五章	(112)
第十六章	(119)
第十七章	(125)
第十八章	(130)
第十九章	(135)
第二十章	(142)
第二十一章	(147)
第二十二章	(154)
第二十三章	(161)
第二十四章	(169)
第二十五章	(175)
第二十六章	(183)
第二十七章	(192)
第二十八章	(198)
第二十九章	(204)
第三十章	(210)
第三十一章	(218)
第三十二章	(222)
第三十三章	(228)
第三十四章	(233)
第三十五章	(239)
第三十六章	(250)
第三十七章	(258)
第三十八章	(263)
第三十九章	(266)
第四十章	(271)

第四十一章	(281)
第四十二章	(289)
第四十三章	(294)
第四十四章	(302)
第四十五章	(307)
第四十六章	(312)
第四十七章	(316)
第四十八章	(322)
第四十九章	(328)
第五十章	(334)
第五十一章	(339)
第五十二章	(344)
第五十三章	(351)
第五十四章	(356)
第五十五章	(362)
第五十六章	(367)
第五十七章	(371)
第五十八章	(377)
第五十九章	(380)
第六十章	(386)
第六十一章	(391)
第六十二章	(401)
第六十三章	(406)
第六十四章	(410)
第六十五章	(415)
第六十六章	(425)
第六十七章	(428)
第六十八章	(4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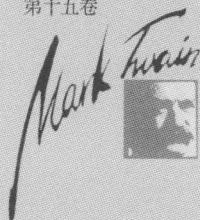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六十九章		(437)
第七十章		(443)
第七十一章		(451)
第七十二章		(455)
第七十三章		(458)
第七十四章		(461)
第七十五章		(465)
第七十六章		(470)
第七十七章		(476)
第七十八章		(483)
第七十九章		(488)

马克·吐温十九卷集
第十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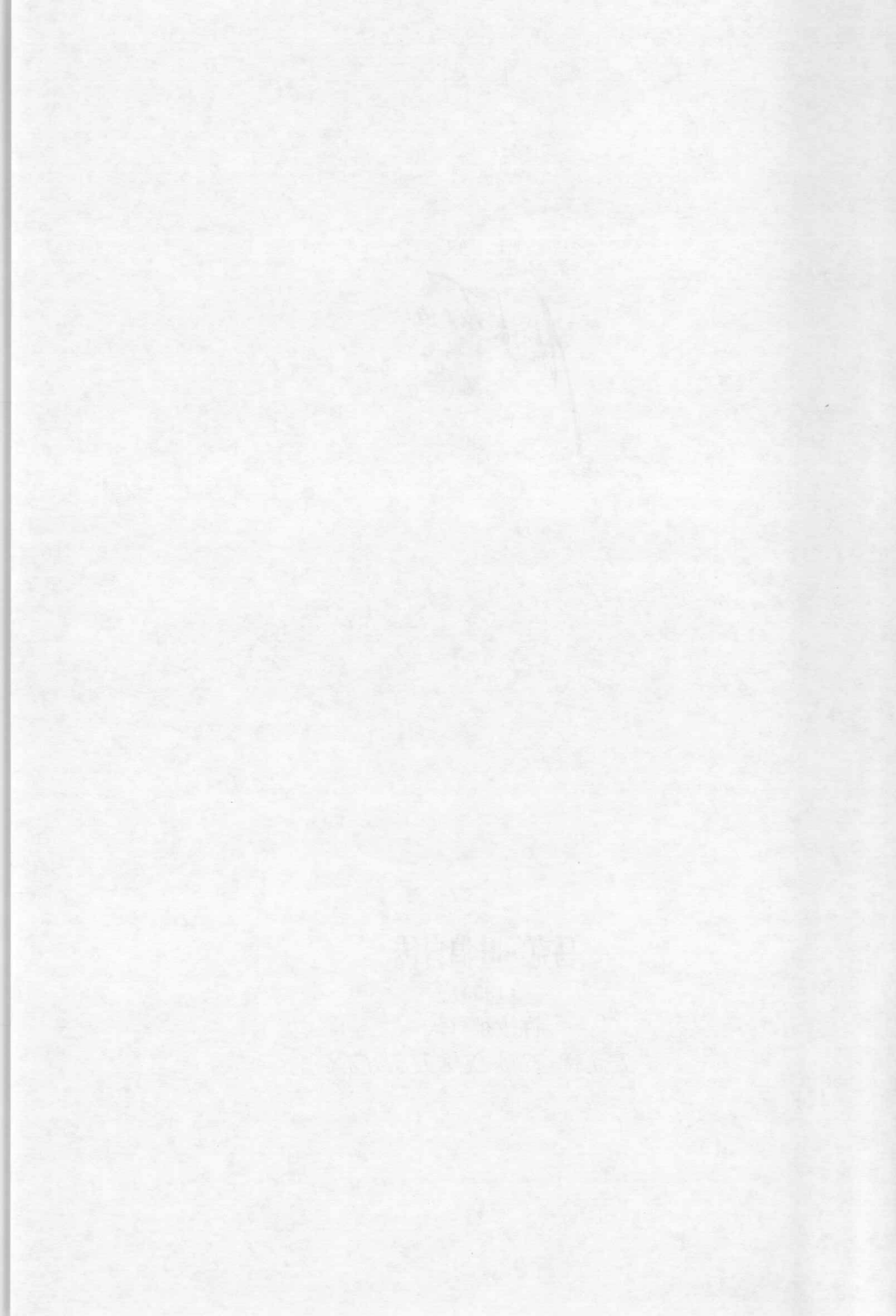


马克·吐温自传

(1959)

许汝祉 译

MARK TWAIN ZIZHUAN



译者序言

□ 许汝社

马克·吐温（1835—1910）从十一岁起当报童、排字工人、密西西比河上水手、领港员、西部淘金热中的矿工、西部小报记者等等，经历了社会大学的严格锤炼，终于成为蜚声文坛的大作家，给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包括西方传记文学中风格独特的《自传》。《自传》的价值意义，正越来越为世人所认识。

西方文学史几千年，堪称特别珍贵的自传文学作品也许并不很多。罗马帝国时代有圣·奥古斯汀的《忏悔录》；18世纪启蒙时期有大思想家、大文豪卢梭的《忏悔录》；美国开国后有《富兰克林自传》；特别可贵的是沙俄时代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以及十月革命时代前后的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再有就是马克·吐温的《自传》。

两千年间，这些名家的自传各有短长。这些自传都是作家生前发表的，独独马克·吐温经生前近半个世纪的经营才完成的作品，特别一再叮咛，不得在生前发表，只能在死后发表，





这其中奥秘何在啊？其非凡特色又何在呢？

奥古斯汀的《忏悔录》，开自我剖析、自我暴露的先河，动人心魄。但为上帝立言，归向禁欲主义，害苦了一千五百年间的善男信女。《富兰克林自传》主讲如何培养十三种美德，讲的是中产阶级立身处世成功之道，不免难于激发想像力。赫尔岑、高尔基的自传性作品乃革命家的自传，不少方面胜过吐温一筹。当年欧美各国把俄国看做东方，拿西方文坛的自传文学来说，也许卢梭的《忏悔录》和马克·吐温的《自传》堪称双璧。

卢梭在《忏悔录》中说：“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能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我当时就是这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出来。’‘万能的上帝啊！请你把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看看有谁敢于对你说，我比这个人好！’”这样的自白，表明了《忏悔录》强大艺术魅力的奥秘所在。

两百年来，西方自传文学作家中几乎无人站出来接受卢梭当年的挑战。可是马克·吐温倒是一个，而且还独具特色。卢梭的自白是在生前出版的，马克·吐温的自白是只肯在死后才出版的。

马克·吐温《自传》的《序言》说：

在这本自传里……我正是从坟墓中向世人说话……这本书出版时我已经死了。

我决定从坟墓中而不是亲口向世人说话。……一个人写一本有关他平生私人生活的书——一本在他还活着的时候给人们看的书——总是不敢真正直言不讳地说话，尽管他千般努力，临了还得失败……

我会……写得真诚、自由，不受拘束。因为我深知，在我死去，从而无知无觉、不闻不问以前，我所写的东西是不会给任何人看到的。

这样的风格自然前无古人。如果排除那些政治性的多半替自己辩解的回忆录在外，拿自传文学来说，恐怕还很少来者。此书之与卢梭的《忏悔录》前后辉映，成为西方自传文学的稀世珍宝，恐非过于溢美之词。

马克·吐温《自传》的特色，其非凡的魅力所在，牵连到美国文坛的一场公案——这场公案也许至今尚未了结，至今尚有深刻意义——即“两个吐温”之争。而这就牵涉到对《自传》的价值意义的评估。

这“两个吐温”之争，与美国学术界、批评界对马克·吐温的主要风格及其价值意义的传统争论并非一回事。传统的分歧在于或则强调马克·吐温作为幽默大师的一面，并以“跳蛙”和“汤姆·索耶”等为其代表作。也有的则强调马克·吐温作为现实主义大师的一面，并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竞选州长》、《百万英镑》等杰作为其代表作。一般说来，多以后说为是，但前一说也不可抹杀。不过这里的“两个吐温”说，却比这个更深一层，意义也非一般。

持“两个吐温”说的是在20世纪初到40年代美国文坛称雄的进步作家、《嘉丽妹妹》与《美国的悲剧》的作者西奥多·德莱塞，他在1935年就说：

马克·吐温在《44号——神秘的外来者》中已怀着极端绝望的心情看待生活。我要恳切表白的是马克·吐温还断然没有得到恰当的评价，以目前知识界的情况来看，我



很怀疑能否做出恰当的评价。

会不会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个吐温呢？……他生前便写出了《44号——神秘的外来者》和《人是什么》，但不肯出版，要到死后六年的1916年才出版，这些作品和他先前所写的任何东西完全不是一个调子。……《败坏哈德莱堡名声的人》（于1900年出版）则是真正突破其后来幽默风格的第一声。

……依照我的猜度……时代的错误，一个个人以及人间的残酷与受难，才是他心底深处最最放在心上的。他不可能不觉察到在他身边以及人世间大多数的男男女女遭受到的沉沦、被掠夺、不平等待遇和苦难。

……经过了早年那些岁月，后来飞速地成了名，享受到了世界声誉！在英、美、德、法各国引发出笑声的大师啊！……不论你本人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给硬塞进了财富、声望、名位、傲慢、渊博的那个极端显赫的圈子里。所到之处，握手啊，拍拍肩膀啊，如此等等。哦，我们亲爱的马克啊——美国驰名世界的天才啊。

可是啊，虽说极尽风光，此时此刻，他却正在思量着《人是什么》和那个《44号——神秘的外来者》。在他心底深处，他正在痛恨着自己的种种思想局限啊。

可是既然如此风光，而他又不愿意伤害人，并且出版商为了出他的书投下了大量资本呢。再说，他的那些好朋友又会对他怎么个想法。他委实不敢反叛（dare not to revolt）啊！他害怕他们会怎么个说法。放逐（ostracism）的命运正等候着他啊。每一个人，只要不与人群大伙儿一起前行的，都难逃这个命运。

……可是他最终树立了一个信念，那就是，他所见到的那一切，他正忙着的那一切，多半只是喧嚣与骚动，没有一点儿意义^①——一些华而不实、粗俗不堪的假货色。……真实的情况是一清二楚的，并终于作了坦白的承认。那是在他的《自传》里，在他那些真正不朽的作品里，而这些是他生前同时代人所没有读到的。我指的是《44号——神秘的外来者》和《人是什么》。^②

可见这里所说的“两个吐温”说，讲的是还存在着比传统所说的一个更加深刻、也更加伟大的马克·吐温，这特别见之于晚年的《败坏哈德莱堡名声的人》和以马克·吐温这样敢于大胆直言的大作家仍就只肯在死后才发表、可不敢在生前发表的《44号——神秘的外来者》、《人是什么》和这里翻译的《自传》。也可见对马克·吐温的评价以及对《自传》的评价，并非纯然只是文学史上的事，而是在当前和今后仍将是世界文坛上一件意义深刻而有趣的话题。

马克·吐温是一位克享高寿的作家，在七十五岁的一生中，既在密西西比河上走南闯北，又在西部开发中闯荡了若干年，然后到东部蜚声文坛，因而他自认为他最了解美国。又曾在国外先后生活过十来年，曾幽默地自封为美国人民在国外的大使。对如此亲爱的祖国，他有什么在生前不敢说出来而又义不容辞不能不说出来的话么？有啊，而且正是在《自传》里。

只是在死后才发表的《自传》里，他写出了有关美国真相

① 这里引了莎士比亚《麦克白》中的名句。

② 德莱塞：《要注意有两个吐温》，引自《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第十二卷，436～437页，纽约，1986。





的真心话。

他说，在一次宴会上，参加者有上百个人。这是一次有代表性的集会，因为“推动民族文明的那架机器，它所借以形成的主要部件，一个个都在场——律师、银行家、商人、制造商、新闻记者、政客、士兵、水兵——他们全都在场。这委实是合众国参加了这个宴会，从而有资格代表全民族说话，把私下里的道德法则，在大庭广众之中亮了出来”。当时担任主席的一位高级退休军官大声宣告：“我们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种。当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种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他拿了就是了。”话刚落音，顿时激起了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在场的人“一个个容光焕发，笑逐颜开，透出幸福的光芒”。

马克·吐温接着说，把这句话换成平易的英语，那就是说：

英国人、美国人是小偷，是拦路行劫的强盗，是海盗，并且我们以三位一体为光荣。……我们从专制的欧洲运进了我们的帝国主义，还运进了我们奇异的爱国主义观念。

试设想，这样的《自传》，如果是在生前就发表的话，马克·吐温将遭到怎样的围攻啊！不光是权势人物可能围攻，而且被蒙蔽的群众也可能围攻，那将是怎样一个光景，而这恰恰表明了马克·吐温的《自传》是怎样一个崇高心灵的自白。

可能正因为这个缘故，近百年来，美国出版界、评论家，有些人刻意贬低还存在着另一个马克·吐温之说，甚至散布马克·吐温晚年“悲观主义”说，从而也贬低以至抹杀《败坏哈德莱堡名声的人》、《44号——神秘的外来者》、《人是什么》和《自传》等杰出作品。其实，“悲观主义”（pessimism）一词既可作“悲观态度”解，也可作“悲观厌世”解。说美国社

会已腐败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因而对其前途持“悲观态度”，这乃爱国者愤世嫉俗之论，也是思想飞跃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与“悲观厌世”毫不相关，也与“悲观主义”的人生观不相干。一词误译，甚至会使有识之士判断失误，这是何等的憾事！^①

《自传》的强大魅力，不仅是政治性的，不仅是政治上激进民主主义的，也在于通篇洋溢着人民性与民主性。马克·吐温说得好：

历朝历代传统的自传，全都是一扇打开着的窗户，自传作者坐在窗口，观察着过往行人，和他们交谈——并非对所有的行人，而是对那些有名望的人，那些著名人物，那些身穿漂漂亮亮制服的人，头戴冠冕的人——那是在没有下雨的日子里。还对那些非常伟大的诗人与伟大的政治家——只因（作者）享有特权因而结识的那些显赫人物。他喜欢在他们走过的时候对之挥挥手致意。他喜欢这时候旁人正看着他如此这般，并为之而羡慕不已。他喜欢对人家示意，仿佛他之所以谈到这些衣着华美的人物，那只是为了读者的兴趣起见，并非刻意为了他自己。

不过我的自传并非这么一类的自传，而是一面镜子，无时无刻，我不是对着镜子照着我自己。间或也注意到了在我身子背后走过的人——那是在镜子里瞥见的——一旦他们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能有助于给我自己做做广告，吹捧吹捧我，好提高我对我自己身价的想法的，我就

① 译者在这里指的是鲁迅曾论马克·吐温晚年“厌世”说。此说至今在我国研究界流行。恐可商榷。（参阅鲁迅：《二心集·夏娃日记·小引》，第27页，1931。）





把这些事写在我的自传里。要是一位国王，一位公爵遇上了我，并且他的作为能给这个自传派点儿用场，那我是高兴的。不过，这样的主顾是很稀少的，要隔好长时间的间隙才出现一个。我能利用他们当做我一路之上的灯塔与界碑。不过，认真干起活儿来的话，我依靠的是那些普普通通的芸芸众生（the common herd）。

马克·吐温意味深长地说：

我希望，这个自传在我死后发表以后，能成为将来所有传记的典范，并且因为自传的形式与方法而被很多世纪中的人们所阅读和赞赏——通过这种形式与方法，能叫过去和当今现实经常面对着面地照面，这样对照的结果，能像打火石与钢材相撞击而能始终激发起人们新的兴趣来。并且，我这个自传并非专从我一生中挑出一些足资夸耀的插曲来写，而只是写了一些普普通通的经历，正是这些经历组成了一般人的生活内容，并且有关这些遭遇的叙述，必然是一般人感兴趣的，因为写的是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熟悉的事，他能从中看到他自个儿的生活得到了反映，白纸黑字印刷了出来。通常的那些传记，仿佛专在一生中特意搜寻一些与显赫人物的个人交往，其实呢，他本人和并非显赫人物的交往，对于他也好，对读者也好，一样是有兴趣的；并且与非显赫人物的交往，和与显赫人物的交往相比起来，前者不知要多多少倍哩。①

① 以上引文俱见奈特编马克·吐温《自传》的《序言》，纽约，1959。